

## 冷绝之美

胡烟

从第一抹秋天的云浮于天边开始,意味着有一只手,在拨弄着什么,如同调音师将音响的音量调低,再低,直至完全的静默。

秋天的冷,是逐步的。我们沿着时间的边缘行走,几乎看不到它冷峻的面孔。然而,毕竟是缓慢地改变着什么,导致我们的心灵趋向于残缺。所以,我们习惯于在秋天里寻求慰藉。有时候是一杯暖茶,一碗甜汤,有时候是一个赏菊登山的仪式,还有的时候是温酒醉蟹,笑谈人生。这都是一种索取,源于天气渐寒所导致的残缺。

也有一种姿态,是不管不顾,直面这种冷。任由它冷,冷到绝处,幻化出别样的美。

沿着文字寻找这种冷绝,我首先在魏晋时代找到了,那是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绝交,为了拒绝山涛的举荐,嵇康陈列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,继而宣布,不是同类人,遂与之绝交。嵇康决绝的面孔,像是一丸冷月,千古悠悠地挂在天际,有人从中读出感伤,有人看到时代之殇,也有人解读出无以言尽的魏晋风度。我则长久地沉醉于一个“绝”字。这个字,将嵇康与山涛,原本的一对知己,完全对立起来了。绝交,自某一刻始,生存于同一时空里的两个人,永恒地隔绝了。继而,他们成为一体两面。一面是冷,一面是暖。嵇康的冷峻苛刻放旷,山涛的温暖厚朴谨慎,两种面貌,两种人格,被一个叫作“绝交”的词,永恒地勾连在一起。难舍难分。绝,竟然是黏合剂。这是嵇康的高明处。



以冷绝为线索,我又找到了东汉辞赋家赵壹的《穷鸟赋》:“毕网加上,机阱在下;前见苍鸟,后见驱者;缴弹张弓,羿子射我。飞丸激火,交集于我。思飞不得,欲鸣不可,举头畏触,摇尾恐堕。内独怖急,乍冰乍火。”性情倜傥耿介的赵壹,在那个政治黑暗的时代,为世俗所不容,屡次获罪,险些被杀。他将自己比作“穷鸟”。一个“穷”字,是正直之士的普遍处境。美感由此而生。

无独有偶。过了多少年,又有了一个自称八大山人的画僧,也似一只穷鸟。委屈,冷漠,自负与自卑,天地间一黑鸟,是高大人格在穷途末路的灵感乍现。绝处逢生。八大山人的际遇,明朝后裔,痛失家国,这只鸟,注定其姿态不是飞翔。宣纸上,大片留白。穷鸟,一个“蹲”的姿态,刺痛了多少人的心。

让情绪缓和下来,眼前浮现出一座山,一座叫作“终南”的山。终,仿佛宇宙之尽头。从古至今,求仙问道的人无论何地出发,一直向南走,走到这里,看见了终点。无路再走,便在此地驻留,修行,隐遁。世间再无他们的消息。终南山盛产隐士。这个神秘的群体,一旦偶尔在俗世出现,必定能量惊人。比如姜子牙、张良、孙思邈,比如近代的虚云和尚。我们熟悉的诗人王维居住的辋川别业就在终南山麓,他曾这样描述《终南山》:“太乙近天都,连山接海隅。白云回望合,青霭入看无。分野中峰变,阴晴众壑殊。欲投人处宿,隔水问樵夫。”末尾的“隔水问樵夫”是一幅水墨画,营造一种意境。终南山,正是如此。终,路有尽头,语言的意味却不能尽,像是“鸟鸣山更幽”,油然而生一种反差之美。

不知怎么,从秋天的话题出发,写到了这里。绝,穷,终……这是悲秋的情绪作祟吗?我试着将秋天的冷色调推向极致,走向了冷绝之美——我怀疑,这种语境,已经不是秋天了,而是不知不觉进入了寂寂深冬。

几天前,我在五角场“人人讲堂”开讲《大杨浦的近代校园》,重点谈了沪江大学校园(现上海理工大学校园),引起听众的浓厚兴趣。演讲结束后,一位青年听众对我说,他以前从没听说过沪江校园,真想好好去看一看。

沪江校园,是杨树浦最有特色的近代校园,过去介绍得不多,以致人们差不多把“沪江大学”遗忘了。说一个插曲,1985年,上海大学一位教师到香港储能学院讲学。其间,正值原沪江大学校友召开校庆会,这位上大教师也收到了邀请函。他纳闷,为什么沪江校友会请他参会呢?后来在会上,他与沪江校友交谈时才知道,原来,“沪江大学”英文名为“Shanghai University”(University of Shanghai),而“上海大学”英文名也是“Shanghai University”,他们误把他当作沪江校友了。“既已到会,我就将错就错地与他们一起吃饭,一起跳舞,尽兴而散”,这位教师感慨道,“这让我联想到‘上海大学’这块招牌还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
这个插曲,也让我联想到,组建于1983年的上海大学,常常要追溯它的历史传承——创办于1922年的上海大学。其实,还有一所“上海大学”(沪江大学),历史更悠久呢!1906年,沪江大学创办,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大学,初名浸会大学,1914年正式定名为沪江大学(Shanghai College,后改为Shanghai University)。沪江最早的综合楼,是建成于1909年的思晏堂,随后以其为中心,建造了思裴堂、格致堂、思福堂、思伊堂和思孟堂多栋校舍建筑。

国内早期大学建筑,均采用“中西合璧”样式,上为中式屋顶,飞檐翘角;下为西式门窗,简洁实用。如圣约翰大学怀施堂(今韬奋楼)、复旦大学奕仕堂(今校史馆)等校舍,就是这种结构。然而,沪江却偏偏不同:清水红

砖、三角屋顶、老虎窗、尖券窗、小尖塔、垂花吊顶、玫瑰花窗和细部浮雕……哥特式的精致扑面而来。原来,它是以美国弗吉尼亚亚校风格设计的。走进沪江,会感受到浓郁的美式风情:绿草如茵,灌木葱茏,洋房掩映,鲜花烂漫……想象一下,一百多年前,荒蛮的杨树浦,矗立着这样一所学校,那是何等惊艳!

1915年,诗人徐志摩到沪江求学。第二年,正值沪江大学校长魏馥兰(F.J.White)回国休假,举校惜别。徐志摩在沪江校刊《天籁》上,发表一篇《送魏校长归国序》,既称颂

## 远去的“沪江”

读史老张

魏馥兰,又感怀沪江校园:“始先生未来是土,荒凉草原,浪涛飞溅,沙鸥鸣海,时复出没,星星渔火,相与照耀。先生独劳心焦虑,施意经营,数年之间,岫然美备。广厦连峙,学子兴来,建始有方,守成兼理……”只知道徐志摩的白话诗很棒,没想到他的古体骈文也如此脍炙人口、充满韵味。我以为,正是浪漫的沪江校园,滋养了他的写作灵感。

1926年初,北伐军进攻上海。其时,丰子恺一家住在江湾镇。枪炮声急,人们惊慌失措,四处逃难。“兵车在墙外轰过”,丰子恺决定,雇汽车拖家带口,前往沪江大学避难。据丰子恺回忆,他们一家人在沪江校园里住了几天,“我坐在校旁的黄浦江边的青草堤上,怅望云水遥忆故居的时候,许多小孩子采花、卧草,争看无数的帆船、轮船的驶行……快乐得如入新天地了。”后来,战事结束,他们一家人返回江湾镇。有一天,丰子恺问4岁的儿子华瞻:“你最喜欢什么事?”华瞻答:“逃难。”丰子恺不解:“你晓得逃难就是什么?”

“就是……大家坐汽车,去看大轮船。”这个回答,让丰子恺啼笑皆非。但从另一个侧面,我却感受到了沪江校园的美丽和安逸,看,它给一个未成年孩子,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!

到了1928年,沪江大学已有30余栋哥特式建筑,构成了近代沪江校园的基本格局。也就在这一年,魏馥兰卸任,华人教育家刘湛恩接任校长。

不久,邹韬奋就应刘湛恩校长邀请,前来参访。在校园里,邹韬奋敏锐地发现,沪江与其他学校不一样,那里有“美静的图书馆”,有“充满科学空气的科学馆”,有“整洁讲究”的女生宿舍,男女同学“态度雍容”,“好像一家里的弟兄姊妹一样”。参访途中,邹韬奋偶遇章康章教授的几个孩子,“他们正从树丛中奔跑出来”,“身体强健,精神焕发,举动活泼,与寻常我国大多数孱弱病的儿童大不同”,他深深感到,这才是“将来的健全国民”。这次参访沪江校园,让邹韬奋惊叹不已。

前些日子,为了准备讲座,我一时兴起,有意重访“沪江校园”。那天上午,我骑车兴冲冲地赶到上理工,在校门口被门卫拦住:“现在不接待外校人员。”哦哦,“沪江大学”早已离我远去了。



上海女书画家朱刚七岁讲述绘卷《朱刚画》



说书人妙语连珠  
屠岸贾恼羞成怒

评话(设色纸本)朱刚

## 把新译书《危险关系——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》

寄给一位好朋友,她收到后给我发信息:

“想翻开,却又怕翻开。”几个字,精准描述了她和母亲关系的微妙。其实,从知道我翻译这个主题开始,她就期待早日读到书。深受母女关系困扰的她既想找到解决的办法,又害怕触碰最敏感的地带,毕竟那看起来痛苦又无解。

母亲在我十六岁时生病去世了,但我看过身边女性朋友和母亲的种种相爱相“杀”,我甚至想象过如果母亲还在身边,我们会怎样的相处。于是我也不禁困惑,为何最爱我们的妈妈,也总有能力让我们最痛苦?翻译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写的这

## 探解母女相处之谜

高璐璐

本书时,我慢慢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

身为男性的斋藤在与五位各领域杰出的女性嘉宾对谈时,从专业角度自始至终在强调一点,母女关系之所以复杂,在于母亲与女儿都是女性,她们在真正意义上拥有身体,即“具身性”。同为女性,母女能共享很多身体上的感受,尤其是月经与生育。生理的共情带来了更深层次情感的共享,母女天然成为彼此无法分离的人。可同样地,也正因为都是女性,母亲太清楚在女性性别偏见的社会里,在女性被要求应该如何如何的环境里,生存有多么艰难。她希望女儿尽量避免犯自己犯过的错误,少走自己走过的或者自我认知里的弯路,担心女儿吃亏、受累、犯迷糊,母亲想把自己人生中积累的经验全都教给女儿,让女儿活出比自己更好的人生,即斋藤反复和嘉宾确认的一点,“母亲有没有想在你自己身上重新活一次人生?”

最近听的一个播客节目里,戴锦华老师的观点补充了更符合我们当下的视角,她说,在成功学、应试教育等结构当中,很多母亲“没有自由、没有社会角色之外的人生”。

于是,爱与控制成了母女关系的正反面,相互缠绕,剪不断理还乱。这就像是“西西弗斯式的母爱”,即永远在努力,却永远望不到尽头。这样的母女关系是否有超越的可能性呢?

在这本书里,五位嘉宾分享了自己的经验,漫画家田房永子发现她

难以“除咒”后,通过心理咨询疏通自己的心结,也通过少与母亲联系的极端方式保持

距离。作家角田光代创作了一系列探讨母性的作品后,对“母性是天生的”产生了质疑,强调“母亲不只是母亲,也是独立的人”,还建议主动了解母亲结婚前的事情有助于关系的和解。漫画家裁尾望都说她发现“对母亲的负罪感不会消失”后学会了接纳,即父母只能接受孩子原本的模样,孩子也只能接受父母原本的模样。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虽然没有在母女关系中受苦,但她深深感受到“母亲传递给女儿的生存智慧不可公开,因为在有性别偏见的社会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”。社会学家水田气流“生长在母系家族,但在社会上感觉到了女性被区别对待的不同”,于是她更多看到了社会结构对母女关系造成的影响,包括“以亲子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为主的日本式育儿”带来了母子的过度亲密,于是她亲身践行着“即便成为母亲,也要坚持做自己的事情”,同时认可母亲的观念,即把孩子当作“人”而不仅仅是“女人”来抚养。

于是我们发现,表面讨论的是母女关系,但更深层上,离不开女性作为第二性、近代家庭主义等更大的议题。如果我们能站在更高层次俯瞰自己与母亲的关系,就会发现母亲也好,自己也好,都只是被“困”在了时代与社会张力之中。但说到底,每一对母女都是不同的个体,面临不一样的问题,身为母亲或女儿的我们,还是需要寻找各自的生存方式,进而突破自己的困境,解开母女关系之谜。

汽车,像一只轻盈的海鸥翱翔在弯曲的盘山路上,忽而隐没谷底,忽而又从浪峰间跃出,将浙江省西南部群山竞相争峙、林木苍郁迷人的景色一层层抛在脚下。

2018年的阳春三月,金华文友约我同去松阳白茶的核心产区谢西坑吃茶。早有所闻,四面环山的谢西坑村,因常年雨量充沛,极易形成云海、云雾缭绕山涧,被诸多摄影家誉为“中国最美乡村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松阳境内丘陵起伏,重峦叠嶂。尤其是环山而建的村落,沿着山坡的自然形态,由低处往高处,一级级阶梯式伸延开来;两排相邻的房屋之间,高低落差大约两到三米,古老而又神秘。不仅有许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传统的民居,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;而且村前村后都有清澈的小溪和茂密的山林,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村气息。

转过山脚,四周全是郁郁葱葱、生机勃勃的茶园,到处都能看到翠绿养眼的茶树丛。从那氤氲在漫坡茶地上的新绿中,已能嗅到新茶的清香。我想应该是闻名遐迩的白茶产地谢西坑到了。文友感慨道:这里的人真幸福,一年四季,都生活在茶园里,浸泡在茶香中。

一幢幢楼房跃眼前;门口停放着一辆辆小汽车、摩托车。不一会儿,车停了,泥土的芬芳、青草的气息,一股脑儿从我们的车门

口涌入,让人顿觉神清气爽。此刻,司机也如数家珍介绍了起来:这里是松阳的一个小山村,原先70%的农户收入低微、没有存款,因为种植白茶,现在好多成了富裕户……

金华文友将我们引入村口一户人家的大厅内,我看到了正在炒茶机旁忙碌的男主主人,他一脸平和,大约五十多岁。他正在为今早采下来的新鲜的茶青除湿、炒制,大厅里满是茶香。

文友与男主主人亲切地打好招呼后。男

## 好山好水带来好白茶

朱珊珊

主人随手便捻起刚炒制好的几缕茶叶放进茶杯里,然后向杯里注水,一杯杯递了上来给大家试喝。我一看,翠生生的茶叶在杯中舒展、缱绻、翻腾,沉睡的翠芽仿佛被瞬间唤醒,踮起脚尖翩翩起舞,活像一队身着新绿的芭蕾舞者。那嫩绿清澈的汤色,入口只觉香气清芬,回甘绵长,仿佛饮尽春色,令我们品茶人叹服。我感到,这类最大的特点就是香气浓,喝完后有一点类似龙井的豆香。

男主主人一边搬着茶匾一边说:“这白茶滋味甘醇,富含人体需要的13种氨基酸,氨基酸含量为6.29%,高于普通绿茶一倍。松阳白茶具有观赏、营养、经济三大价值,其外形细秀、形如凤羽,色如玉霜、光亮油润,鲜爽馥郁、滋味甘醇。”

形细秀、形如凤羽,色如玉霜、光亮油润,鲜爽馥郁、滋味甘醇。”

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。“谢西坑四面有山,云雾缭绕。气候、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合生长茶树,种茶、卖茶已成为我们村父老乡亲的重要营生。加上茶农制茶手艺越来越纯熟,好山好水带来了好茶。”男主主人讲得津津有味。

紧接着,在男主主人的邀请下,我们信步走进茶园。这里的茶树,都是男主主人全家亲手种植的,已有20多年了。他脱口而出:“种一株茶树,选苗、挖坑、培土、修枝的过程,其实就像为年幼的儿女穿衣、喂饭、换洗、教育一样,要细心细致、尽心尽职。”“这几年,松阳县出台了新政策,既兑现了农户的奖励资金,亩产值又逐年得到提高。一片片绿叶,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。”

沿着山路前行,我顺手从路边的茶树上采了几片叶芽,嗅着新叶的芬芳,心里忍不住感叹:茶树天天与多情的日月天光交流、与诱人的云雾雨露碰撞、与天地诗意对话,生长着人与山的爱恋,草、人、木皆相融相依,真是互为风景啊。

## 十目谈

探秘境 品松阳 责编:刘芳

茶香在我们家氤氲了七十年,一片小小的茶叶让家乡人增收致富,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。明请看本栏。